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雜事卷第十七 貴賤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第四門第五子攝頌曰

旃荼蘓陁夷 大衣蹔覺時用 師謨婆蘓達
取鉢已物想 阿市多護月 賊想取自衣
此頌與廣釋盜戒不異故更不出尋
彼可知

第四門第六子攝頌曰

猪蔗多羅果 毛緂黑喜還 安置刀子針
不用瑠璃器

緣處同前時當儉歲有竊盜者偷得他猪往闇林中煞而噉食骨及頭蹄弃擲而去六衆常法晨朝起已昇寺閣上四方瞻顧若遥見有烟群烏乱下即便相命共往觀看既見闇林烟揚烏下遂相告曰難陁鄔波難陁彼處定有可噉之物我等宜往或有所得至彼便見猪骨頭足共相謂曰糞掃之物斯為足矣可煑而食即便自煑是時猪主尋蹤遂至見其煑肉報言聖者着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首若我得作煞生事者豈可不能取好麞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此猪骨頭足自煑而食有人盜得好肉已食餘骨頭蹄是他所弃充糞掃

言聖者耆大仙服作此非宜報言賢
首若我得作煞生事者豈可不能取
好麞鹿上妙之肉而充食耶何容取
此猪骨頭足自煑而食有人盜得好
肉已食餘骨頭蹄是他所弃充糞掃
物於我何辜彼言聖者然出家人不
應作此可惡之事苾芻白佛佛言不
應如是取糞掃物作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他甘蔗中間
食訖根梢弃去六衆行見遂相告曰
尊者多有糞掃物可共収將即便収
取時甘蔗主尋蹤來至見彼六衆共
収殘蔗報言聖者耆大仙服為非法
事答言賢首若我得為偷盜事者豈
可不能取好甘蔗隨意噉食而複取
他所弃之物然此甘蔗有人盜來食
好弃惡我等収取斯有何過彼言聖
者此譏嫌事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苾
芻白佛佛言不應如是取糞掃物作
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盜者取多羅果往闇
林中好者選食惡者弃去六衆因行
見此遺物事同甘蔗乃至被俗訶責
苾芻白佛佛言取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賣香童子有

好毛緂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
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

緣處同前時此城中有賣香童子有
好毛緂極生愛樂不同餘物後因染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三丈　貴
患雖加醫療無効將終遂集諸親告
言我亡之後勿以火焚將此毛緂纏
裹我身弃於林野現在諸親共安慰
曰汝不須怖豈遭病者並悉身亡不
久之間自當平復然命盡難留奄然
氣斷由於毛緂生重愛故捨命之後
生大癭鬼中時彼親族以五色彩裝
飾喪輿毛緂纏尸送至林處苾芻見
已告屍林苾芻黑喜曰具壽有賣香
人因病身死以好毛緂用裹屍骸弃
在林內是糞掃物可往取之彼便疾
往詣屍林所取其毛緂時彼非人即
便起屍堅捉其緂作如是語聖者黑
喜勿取我緂凡屍林人多有匈膽便
報鬼曰癡人汝由愛緂生餓鬼中今
更欲往捺洛迦耶汝今宜放黑喜愛
者共鬼相諍以脚蹋之強牽而去往
逝多林時彼屍鬼更增瞋恚隨逐不
放報言聖者還我緂來彼不採錄便
入寺中然逝多林多有天龍藥叉諸
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
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四丈　貫
難陁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
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緂佛作是念

大神祇之所守護此鬼薄福不敢前
行於寺門前啼泣而住佛知故問阿
難陁曰何意門前非人啼泣即白佛

言有黑喜苾芻取彼毛緂佛作是念
看此非人深生愛著若不得緂必歐
熱血因即命終告阿難陁曰汝即宜
去報彼黑喜還非人緂若不與者歐
血而死既與緂已令使前行到彼林
中報言汝卧後以緂蓋時阿難陁宣
教語彼黑喜苾芻廣如上說乃至後
以緂蓋黑喜聞已告阿難陁曰如佛
所教不敢違越即報鬼曰愛毛緂者
可在前行至林遣卧隨言即卧以緂
蓋上時彼非人便以脚踏黑喜苾芻
喜有大力僅得免死苾芻白佛佛言
苾芻不應隨宜輒取屍林處衣亦復
不應作如是與若取衣時從足向頭
若與衣時從頭向足苾芻當知屍林
處衣有五過失云何為五一惡彩色
二臭氣三無力四多虱五藥叉所持
若其死屍身無瘡處不應取衣聞佛
制已六衆即便將狗而去不信見譏
問言聖者仁將犬去向彼空林豈煞
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
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

是若有虫蟻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
尋之[illegible]

畜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狗隨去
便以刀傷損而取其衣佛言不應如
是若有蚤蟣損傷身者後當取衣彼

得衣已隨便即披佛言不得即披可
七八日置叢林中待風日吹曬已然
後浣滌方可披著即披入寺旋礼制
底苾芻白佛佛言屍林苾芻所有行
法我今應制屍林苾芻披死人衣不
得入寺不礼制底若樂礼者離一尋
外不受用僧房及牀敷等不入衆坐
不為俗人宣說法義不往俗家若有
緣須至者應立門外主命入者荅曰
我住屍林若言我今獲大福利幸蒙
聖者勝杜多人来過我舍聞如是語
即應入舍不坐牀座若喚坐者荅曰
我住屍林若說難遭即應為坐勿致
疑惑屍林苾芻不依教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所有刀針隨處
安置被垢所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隨處安置應安針氈苾芻不解如何
當作佛言應用氈片或於布帛灸黃
臘拭方裹刀針即不生垢
緣處同前時吐羅難陁苾芻尼彼先
停貯假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
詣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

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

何賊偷琉璃器有尼渴逼欲求水飲
詰彼尼所問言聖者我為渴逼與琉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六丈　貴
璃器欲將飲水報言此即是器汝可
持用時墮地便破後於異時吐羅
難陀憶所借器即從彼索還我器來
彼言聖者手執不牢墮地打破列造
當還荅言與我舊物如是多時故相
煩擾告諸苾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
尼於瑠璃器飲水有如是過故尼不
應於此器中飲水噉食若受用者得
越法罪
第四門第七子攝頌曰
寺中應遍畫　然火并洗浴　鉢水不蹈菜
連鞋食不應
緣處同前給孤長者施園之後作如
是念若不彩畫便不端嚴佛若許者
我欲莊飾即往白佛佛言隨意當畫
聞佛聽已集諸彩色并喚畫工報言
此是彩色可畫寺中荅曰從何處作
欲畫何物報言我亦未知當往問佛
佛言長者於門兩頰應作執杖藥叉
次傍一面作大神通變又於一面畫
作五趣生死之輪簷下畫作本生事
佛殿門傍畫持鬘藥叉於講堂處畫
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　第七丈　貴
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
[illegible]

僧廚門傍畫持餅藥叉於講堂處畫
老宿苾芻宣揚法要於食堂處畫持

餅藥叉於庫門傍畫執寶藥叉安水
堂處畫龍持水瓶著妙瓔珞浴室火堂
依天使經法式畫之并畫少多地獄
變於瞻病堂畫如来像躬自看病大
小行處畫作死屍形容可畏若於房
內應畫白骨髑髏是時長者從佛聞
已礼足而去依教畫飾既並畫已時
有不作意苾芻隨處然火烟熏損畫
苾芻白佛佛言我聽苾芻作然火堂
若有須者於此然火非於餘處作者
得越法罪時有病人要須然火於房
簷下不敢輙然佛言可寺外或寺中
庭然待烟盡方持火入
緣處同前苾芻於簷下洗浴湮損壁
畫佛言不應尒可於寺內近一角頭
面向佛像而為澡浴或可別作洗浴
之室室中有泥佛言安軌應為水竇
若有不淨時時洗决或近水渠為澡
浴事
緣處同前於此城中有婆羅門其子
遇患至醫人所問言我子有如是病
幸為處方其人信敬報言仁可向聖
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
在門邊彼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來

幸為處方其人信敬雜言仁可白聖
衆處乞取鉢水用洗身形必當得差

時婆羅門聞已便去往給園中六衆
在門鄔波難陀見婆羅門報言善来
何現遲遲猶如初月彼言睟睟聖者
我實希来今幸相見者數来者仁生
賤心問曰仁何故来荅言聖者我子
病重往問醫人彼言可乞聖衆鉢水
洗得病除我故来乞幸願施與鄔波
難陀報言且住我為取水即便入寺
食已洗鉢取殘餅麨菜餅果雜菜以
水和攪持出寺外報婆羅門曰此是
鉢水汝可取用彼言聖者我兒寧死
豈能將此不淨之物用洗身耶鄔波
難陀曰如汝信心堅固成就其子亦
應得病瘵擯時婆羅門深生輕賤苾
芻白佛佛作是念由將惡物置在鉢
中有如是過是故我今告諸苾芻不
以惡物置於鉢內若有作者得越法
罪然諸苾芻授他鉢水所有行法我
今當制先可三遍淨洗其鉢盛水滿
中以佛經頌呪之數遍然後授與若
不依者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時諸苾芻每食噉時替鉢
之菜便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
實不清淨安鉢之菜脚蹈而食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不

之菜便以脚蹈俗旅見譏沙門釋子

實不清淨安鉢之菜脚蹈而食苾芻
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蹈菜而食作者
得越法罪

佛在廣嚴城時有苾芻著草屐食俗
旅譏云沙門釋子食不清淨佛言不
應如是著鞋履食作者得越法罪時
諸病人脱去草屐食便增病佛言若
病人可脱草屐踏上而食

第四門第八子攝頌曰

無鉢度大賊　安居無依止　五年同利養
負重不應為

緣在室羅伐城鄔波難陁度一弟子
無鉢可與衆人食時各自洗鉢置於
淨處出行礼塔新出家者見鉢便念
此有閑鉢我今將去食後當還即便
欲取上座阿若憍陳如鉢餘人報言
具壽此是尊者鉢汝不應將復更取
餘尊者馬勝賢善等鉢苾芻問曰汝
無鉢耶荅言我無誰先無鉢度汝出
家荅曰鄔波馱耶鄔波難陁与我出
家苾芻譏耻除彼悪行誰不與鉢令
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
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
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

他出家苾芻白佛佛言不應無鉢與
他出家作者得越法罪凡欲與他為

出家者先當與辦所須六物三衣敷
具鉢及水羅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
知其無鉢與受近圓成近圓不佛言
成受衆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以其小
鉢或絕大鉢或以白鉢與受近圓成
近圓不佛言成受衆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大賊偷他物時主既
覺已棄物逃走往逝多林道行既困
止一樹下掌頰而住時鄔波難陀於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於路見
賊問汝何人荅曰我是貧人問言若
尒何不出家荅曰說我情事方論出
家我是大賊誰當攝受荅曰世尊教
法慈念為先誰不悲憐共相引接汝
須發意我與出家善哉聖者我今出
俗鄔波難陀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報
言賢首豈見於鹿能養鹿耶室羅伐
城處所寬廣即是祖父所行之處宜
當乞食以自供身聞是語已於日初
分執持衣鉢入城乞食巡歷之時彼
諸俗人咸皆憶識遂相告曰此是大
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
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諳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

賊今得出家復共譏曰善哉沙門釋
子知是大賊亦與出家白日巡家諳

知處所夜便作賊竊取他財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廣賊出家有如是過告
諸苾芻曰若是大賊勿與出家與者
得越法罪時有苾芻不知是賊而不
與出家遂作難緣乖出離道佛言若
知是賊不與出家若不知者隨意當
與若有人來求出家者應先問言汝
非大賊不不問出家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時有住處有一苾芻多有
門人而來依止此師命過無依止人
共相謂曰我既無依欲何所作苾芻
白佛佛言彼諸門人應更求覓有德
之人供給好房放免知事侍人卧具
咸令無闕若得者善必其無者時諸
苾芻不應於此處經第二褒灑陁違
者得越法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欲
為依止其依止師忽然命過諸人議
曰我欲如何白佛佛言此等亦可求
依止師同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
者苾芻於此不應為夏違者得越法
罪復有苾芻於一住處作前安居有
一依止師遇患身死諸人議曰我欲
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

[illegible]

如何白佛佛言應可求覓依止師同
前供給若得者善若其無者時諸苾
芻應向餘處求依止師而為後夏違
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illegible]

復有苾芻依止一師作後安居師遂
身亡佛言可於兩月共相檢察謹慎
而住過兩月已有依止人同前供給
若其無者不得更過第二長淨可向
餘處求依止師違者得越法罪復有
苾芻於一住處出家圓具本師身死
不知如何佛言所有事業悉同前
依止師作如有違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於一聚落有大長者造一
住處衆事具足捨為四方僧伽後於
異時被官拘執苾芻聞已棄寺他行
有三寶物被賊偷去長者得脫苾芻
知已還來相問長者先知棄寺而去
失受用物長者白言何因聖者棄寺
他行荅曰我聞長者為王所執心生
惶懼遂即逃奔荅曰我雖被禁餘有
宗親豈皆拘執彼能供給何事忩遽
彼聞默尒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逃走
應問寺主所有宗親寺主被拘仁等
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

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illegible]

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
脫著若不脫者於邊近寺五年之

頗能相供濟不若能者善若不能者
五歲以來隨緣乞食守護而住寺主
脫者善若不脫者於隨近寺五年之
中同一利養別為長淨應作羯磨敷
座席鳴揵椎言白告已大衆皆集令
一苾芻作白羯磨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若僧伽時至
聽者僧伽應許僧伽今此住處與某
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長淨白
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今某住處造寺施主若
為王若為賊之所拘執僧伽今此住
處與某住處於五年中作同利養別
長淨若諸具壽聽此處彼處於五年
中作同利養別長淨者默然若不許
者說僧伽已於此處彼處於五年中
作同利養別長淨竟僧伽已聽許由
其默然故我今如是持
若滿五年主來者善若不來者乃至
十年如是應作同利養別長淨主來
者善若不來者所有卧具及諸雜物
寄隨近寺牢閉寺門隨意當去若主
來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
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檐俗旅

宮隨近寺並隨寺門隨意當去若至
来時所寄之物悉當還彼若還者善
不還者苾芻得越法罪
縁處同前六衆苾芻身擎重檐俗旅
見時便生譏笑我等俗人有父母妻
子王官人事共相養育自身負檐正
是其宜仁今為誰作斯勞苦彼聞默
尒苾芻白佛佛言苾芻不應身持重
檐作者得越法罪是時六衆聞此制
巳即於頭背腰髁而擎重檐遂招譏
醜不應如是擎持重檐作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九子攝頌曰
四依求六物　賊盜苾芻衣　委寄五種殊
須知染方法
縁處同前時有婆羅門欲求出家往
逝多林既入寺巳見諸苾芻執錫持
鉢欲行乞食彼見苾芻作如是念我
今問彼何處行耶問言聖者欲何處
去荅曰我行乞食問曰豈諸苾芻皆
乞食耶荅曰諸有大德衆所知者多
諸施主持食来施無知識者自行乞
食彼作是念我若出家還同乞食有
何殊異来投釋子不免劬勞復作是
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唯依乞食而
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
既見巳問言何故仁今得来荅言聖
者有事須来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

念我今更可問餘苾芻依乞食而
作出家為更有餘事即詣餘人所彼

既見已問言何故仁今得來荅言聖
者有事須來今欲請問仁等何依而
為出家荅言善問且當安坐吾為汝
說其人心欲希求出家礼已而坐苾
芻報言於佛法中為出家者有四依
事出家近圓成苾芻性云何為四佛
告苾芻著糞掃衣清淨易得乞食活
命在樹下居用陳弃藥清淨易得依
此出家成苾芻性時婆羅門聞是語
已報言聖者誰能依此而為活命我
之本意求覓出家見此難行我今辭
去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礙苾芻白
佛佛作是念未出家人先告四依有
如是過由此苾芻見未出家未近圓
者不應為彼說四依法若近圓後方
可為說預先說者得越法罪

緣處同前有一長者娶妻未久便誕
一男年漸長大其父瞋責便作是念
父難承事宜可出家便往逝多林時
鄔波難陀見而問曰何故得來荅曰
我欲出家報言斯為善事如佛所說
夫出家者有五勝利廣說如前佛所
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為六荅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
我無鄔波難陀曰汝今且去我為方

讚歎然出家者須得六物問言何者

為六答曰三衣鉢盂水羅敷具報言
我無鄔波難陁曰汝今且去我為方
求所須六物彼辭而去知父已弃不
歸本舍往親眷家親屬知是長者之
子欲求出家便不放去即為娶妻具
壽鄔波難陁求得六物後於異時入
城乞食見彼童子報言賢首我得六
物汝今可來當為出家答言聖者我
亦求得所須六物問曰如何六物答
曰所謂眼耳鼻舌身意鄔波難陁問
曰此是何物彼即答曰我諸眷屬為
我娶婦具足六根由是我今不能出
家以此因緣遂與出家近圓為大障
礙苾芻白佛佛言從今已後若貧人
來欲出家近圓者應可為借所須六
物何以故於善法律出家近圓成苾
芻性實難遭遇既近圓已後自經求
還他本物
緣處同前時有衆多苾芻人間遊行
中路遭賊劫奪苾芻所有衣物往逝
多林賣所盜物被奪苾芻亦至林所
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
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
賊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各自取
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

見自衣鉢悉皆識認即皆大聲告諸
人曰捉賊捉賊我等衣鉢是此劫來
聖聲遠聞賊便走散苾芻各自取
衣鉢隨處而住作如是念此等諸物
更合取不苾芻白佛佛言不應驚彼
其所劫者即是彼物如佛所言其所
劫者即是彼物者復有苾芻人間遊
行賊奪其物賊手觸著苾芻衣鉢苾
芻便弃遂於衣鉢廢闕受用佛言苾
芻失物不應造次即作捨心乃至其
賊心未安隱作屬已心來見時應取
復有苾芻同前遭賊賊詣給園賣其
衣物苾芻見衣悉皆憶識執捉其賊
將付王家即便枷棒打拷楚毒受衆
苦惱苾芻白佛佛言不應將賊付彼
官人可為說法從其乞物若不與者
應還半價若仍不與應全與直何以
故成就衣鉢卒難可得
緣處同前時諸苾芻用牛糞上及以
齒木并雜染汁行出外時無顧戀心
弃擲而去時諸苾芻雖見弃去有疑
惑心皆不敢用遂便爛壞時諸苾芻
以緣白佛佛言作親友想用凡是親
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
愍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
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己財心生歡
喜與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

友可委寄人有其五種一者心相愛愍二者近為得意三者是所尊重四者久故通懷五者聞用已財心生歡喜此五人物雖不問主用時無咎又復觀知他所弃物作無主想用亦無過緣處同前佛許滌衣便於寺外露地及經行處而為滌作被塵土汙及風雨溼苾芻白佛佛言可於寺內而為滌作寺內滌時滌汁墮地猶如血色俗人見時作如是語聖者此處煞牛羊耶荅曰非煞衆生是滌汁墮地報言聖者滌汁墮地何不掃除佛言可於滌處牛糞及泥塗拭令淨彼遂重塗損石灰地佛言石灰地處可以水洗餘處應塗若違者得越法罪

第四門第十子攝頌曰

須知栽樹法　賊縱作神通　若得上被衣
不應割去縷

緣在王舍城竹林園中尒時世尊於勝身山令天帝釋得見諦已其影勝王即於此處建大法會盡摩揭陁所有人衆悉皆雲集山無樹木人衆聚時為熱所困報苾芻曰善哉仁等可於此處栽植樹陰荅曰世尊未許報言賢首有何違處苾芻默然佛言我

聽種樹苾芻種樹便棄而去其樹便
死時諸人衆至第二年還來集會同
前熱逼問言聖者先栽樹耶答曰已
種今何故無報言種了棄去不為防
守致使摧殘復多枯死俗人曰仁等
初生父母若不將養必當損壞樹須
將護待大方行苾芻白佛佛言不應
種樹即棄他行苾芻不知云何養護
冬月恐損應以草蓋野火便燒佛言
當於四邊壘墼遮護復為熱傷佛言
應通總穴夏雨如常停水爛壞佛言
夏時可除圍壁應通水穴其樹本大
棄去同前致損苾芻白佛佛言種樹
行法我今當制若是花樹花發隨行
若是果樹著子方去時有苾芻有要
緣務事必須行不知云何佛言應委
守園人及親友者隨意而去
緣處同前時北方健陁羅王附上毛
緂與影勝王王既得已將奉尊者畢
隣陁婆蹉尊者便披向阿蘭若賊聞
此事王得上緂與尊者披在阿蘭若
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
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阿蘭若處杖和其門尊者問曰汝是
何人答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

共相議曰此是好物我等如何一人
報曰可行奪取餘更何云即便夜至
阿蘭若處杖扣其門尊者問曰汝是
何人荅言聖者我是賊徒問曰欲何
所覓荅曰欲取上衣若如是者總中
舒辟賊便展手是時尊者作念加持
勿令此衣被截被燒出莫令盡其賊
遂即抽出一邊拔之不已便成大聚
不知窮盡遂以刀割刀不能傷復以
火燒火不能著告言聖者畢隣陀婆
蹉何因惱我荅言癡人汝不惱我我
何惱汝盡汝勇健努力拔取我終不
放賊相謂曰尊者有大神通我非彼
敵宜當逃竄勿被王收便棄毛衣藏
影而去苾芻白佛佛作是念由披上
衣住蘭若中有如是過告諸苾芻曰
畢隣陀婆蹉所作非理披此上衣住
蘭若中是故苾芻不應披此上價之
衣住曠野中若有作者得越法罪若
有蘭若苾芻得斯好衣應著村中令
人守護復有蘭若苾芻得他好衣寄
在俗舍身往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
應如是於其衣內安苦參葉或安阿
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
時曬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来礼
佛及諸尊者時長者見諸苾芻

在俗舍身徃林中遂被蟲食佛言不
應如是於其衣内安苦楝葉或安阿
魏或苦楝葉此等若無應安架上時
時曬暴

緣在室羅伐城給孤長者常来礼

雜十七 [illegible]

佛及諸尊者時屬寒天見諸苾芻蹲
脊而卧長者既見不修善品隨處而
眠問言聖者世尊之教一向專修何
故聖者弃其善品隨處而卧荅言長
者我忍寒苦何暇專修長者聞已礼
而辭去既至宅中以五百張白疊衣
帔持来寺内奉施僧伽苾芻得已截
其縷纉滌以赤石隨意而披長者後
来於諸房門觀其帔疊悉皆不見問
言聖者我施帔物今何不見苾芻以
事具荅報言聖者我以如是勝妙上
帔因何割壞唯願留纉受用苾芻白
佛佛言僧祇之物不應割纉直尒而
用割者得越法罪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十七